



■ 巴山夜雨：2014中青年作家文集

清江寨风云

QINGJIANGZHAIFENGYUN

王元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清江寨风云

QINGJIANGZHAI FENGYUN

王元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江寨风云 / 王元华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4.4

(巴山夜雨 : 2014 中青年作家文集 / 陈德民主编.
第 2 卷)

ISBN 978-7-80244-994-7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7925 号

清江寨风云

作 者 王元华
主 编 陈德民
组稿统筹 南京远东书局 电话: 025-51939999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廊坊市安次区团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994-7
总 定 价 268.00 元 (全 10 册) 本册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一、话说清江寨	1
二、救火	3
三、秀奶奶的一席话	7
四、密谋	10
五、斡旋	12
六、榜奶奶遇上勇归妹	22
七、灵与肉	24
八、筱兰忏悔	30
九、磋商	33
十、远走高飞	40
十一、阿格巧遇上阿花	43
十二、“麻哥”	48
十三、陈校长来访	54
十四、清水江边	58
十五、清水江畔的头等新闻	62
十六、夜深悄悄话	66
十七、在码头上	69
十八、弄假成真	71
十九、聚餐	75
二十、聚餐以后	78
二十一、纠葛	83
二十二、村主任	87
二十三、烂酒坛	90
二十四、阿计碰壁	94



二十五、受骗	102
二十六、吴老师来访	105
二十七、老年人也同样恋爱	108
二十八、反映	113
二十九、破镜重圆	116
三十、野婆娘	120
三十一、大扫除	123
三十二、一场争吵	126
三十三、寻根究底	129
三十四、评价	135
三十五、栗树坳上一席谈	142
三十六、观潮	149
三十七、拦门酒	152
三十八、在村主任家做客	155
三十九、回头是岸	159
四十、啼笑姻缘	162
四十一、婚外恋	168
四十二、沙滩上	173
四十三、再上一课	177
四十四、诡计	180
四十五、娼妓	184
四十六、摆家谱	189
四十七、夫妻之间	193
四十八、罪犯的下场	197
四十九、斗争会	206
五十、有情人终成眷属	218
五十一、不相称的婚姻	222
五十二、喜迁新居	231
五十三、新大桥上	234
后记	237



一、话说清江寨

如锦似画的清水江从都匀市的西面发源,曲折东流,先后流经丹寨、麻江、凯里、台江、黄平县境,流到施秉和台江两县交界处的龙塘镇,突然折转向南流去。流到离龙塘镇约有四公里的岩脚寨,与从雷山县境发源的一条支流——巴拉河汇合后,又兀地掉头向东流去。

在龙塘镇的南面,离龙塘镇约有两公里的清水江西岸,坐落着三个寨子——赶仰上寨、赶仰中寨和赶仰下寨。这三个寨子,寨子与寨子之间,相距不过一两丘田。对于这三个寨子,世代代,历来人们都是这么称呼的,只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呼声叫喊连天,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似乎一切都要来个破旧立新。在新形势的感召下,一些年轻人,特别是那些敢想敢干的红卫兵小将^①,他们觉得这一带的苗家村寨的名称,有的不大悦耳,有的呢,则又嫌它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于是,经过一番思索,他们给这一带的苗家村寨通通换上了新的名称,也给赶仰上、中、下这三个寨子取了一个美妙的称呼:清江寨。赶仰上寨叫清江上寨,赶仰中寨叫清江中寨,赶仰下寨叫清江下寨。大家都认为这个新的名称名正言顺,故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中寨和下寨的背后是一片窄长的坝子,上寨的背后是一座山岭,这座山岭是从三四十里外的大塘那边延伸过来,尽头便在上寨这里,可见这座山岭是苗岭山脉的一支余脉。上寨的背后山脚下还躺着一条洁白的公路:这条公路虽不算宽,但却比较平坦。公路的南端通往台江县城,北端呢,则先通到龙塘镇,然后跨过清水江,像一条龙似的,蜿蜒向北,翻过一座座大小不等的山岭,通到镇远县城,与老的湘黔公路和于七十年代通车的湘黔铁路相衔接,通往全国各地。这方面与本文没有多大联系,这里就不赘述了。现在回过头来给广大读者介绍清江上、中、下这三个寨子的一些情况。

清江上寨约有一百六十户人家,人口呢,却说法不一:有的说有八百多人,

^①当时把中学、中专和大学生称为红卫兵小将。



有的说有九百多人,还有的说有八百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太清楚。这个寨子是清一色的苗族,只听到一些老年人说,在民国时期,寨上有个叫故古^①的,到湖南去划船和经商,结果就在那里引得一个汉族老婆来,还有一两个,也是到榕江去划船和经商,结果就在那边娶了个汉族老婆,他们就在那边安家落户,永远不回家了。新中国成立后呢,也有几个青年人在凯里、贵阳等地工作,这些人就在外边安家立业,他们接的爱人当然就是汉族姑娘了。从姓氏来看,清江上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张姓,姓王的只有七八户人家,姓刘的、姓邵的、姓李的和姓郑的各有一户。张姓和王姓是家族,其余的都是外来户。清江中寨约有九十来户人家,人口有四百来人。这个寨子也是清一色的苗族。听到一些老年人说,新中国成立前,寨上有几个人到榕江、从江那边去划船和经商,结果就在那边安家立业了,至于他们接的老婆是汉族呢还是少数民族,那就不太清楚了。清江中寨除了三户姓杨的以外,其余统统都是姓石的。清江下寨也有九十来户人家,人口也和中寨差不多。整个寨子只有两家姓万的和一家姓潘的是外来户,其余的都是姓杨。全寨都是苗族。这三个寨子的人在文化素质和人品上,也是各有千秋的。总的来说,自古以来,上寨读书和识字的人要多一些,新中国成立前,还有几个做官的,经商的人也不少,游手好闲的也相当多——不管农活再忙,每天总还是有一伙人在家打牌。中寨呢,务农的和划船、有造船技术的大约各占一半。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陆路交通不便,清水江的航运业就相当兴旺发达了。在那些岁月里,在中寨脚河边的沙滩上,几乎每天都有一二十个人在忙碌地制作木船,俨然一个造船厂。下寨呢,整个寨子的人都是务农,读书的人寥寥无几,出外经商和划船的几乎找不到一个,一言以蔽之:整个寨子的人都是忠厚老实的农民。因为这个缘故,长期以来,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上寨不打牌,下寨就要死人。

上面谈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三个寨子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呢,由于三个寨子的人在文化素质上有差异,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上寨的村干和积极分子要多得多,中寨和下寨的村干和积极分子就寥寥无几了。五十年代初期,上寨参加工作的人也相当多,中寨和下寨参加工作的人就少得可怜了。但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这三个寨子的人在文化素质上的差距就大大缩小了。这三个寨子在婚姻关系上,上寨和中寨、下寨是开亲的,中寨和下寨历来都不开亲,究其原因,据说在远古年代,中寨的一个公和下寨的一个公结拜兄弟,他俩发誓,中寨和下寨世代不能开亲。

^①苗语,奶名叫古,“故”系公公的意思。



亲爱的读者,刚才我给你们介绍了清江上、中、下这三个寨子的基本情况,下面,我就要跟你们讲述发生在这三个寨子里的一连串有趣的故事了,请聆听吧!

二、救 火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四日的晚上,约莫十点钟光景,清江中寨的人们,有的已上床睡觉了,有的还三个五个地坐在屋里看电视、摆家常,村主任石玉忠一家人,也像其他家的人一样,正坐在屋里扯家常。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叫喊:

“快来救火,烧房子啦!”

“……………”

“哪家失火,快点去!”石玉忠的老伴浦旦说了这么一声。

“我去看看。”石玉忠说着,倏地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出门去。

石玉忠刚走,浦旦就对她小孩说:“老二,你在家看屋嗨,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是哪家失火。”她说完,飞快地走了出去。

浦旦刚走,老二石祥也出去了。

石玉忠刚走出门,隔着院子,老远地,便看见一大群人站在石长明家的窗子外边,乱成一团,那伙人有的端着脸盆,有的拎着水桶,正忙着去池塘里舀水来救火,去去来来的。看到这种场景,石玉忠心急似火,他连忙趔转身走进自家屋里,拎了只水桶,就又走了出去。

“快,蚊帐烧尽了。板壁被烧了!”一个人说。

大伙七手八脚,有的从窗口泼水进去,有的拎着一桶一桶的水从大门进去泼水,不到十分钟,就把火扑灭了。

“火扑灭了,松口气了!”

“不要麻痹嘞,再多泼点水着!”

“到底是咋个的才失火呀?”

“不晓得是哪个放的火,我家没失火。”石长明的老婆珍保说。“可能是哪个恨我家得很,故意整我家的。”

就在这时,从西南面的路上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

“这个家伙,就是他放的火,我们抓来了,要他好好交代,还是个老师哩,哼,太那个了!”

听到有人大声舞气地说话,大伙儿都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去,朝西南面的路上张望,只见中寨的两个青年人——石秀章和石秀彪扭着一个人,推推搡搡地



押解过来了。

“就是这个家伙放的火，是他干的坏事，一点不错。因为失火的时候，我们过路走到这里，就看见这家伙从长明家窗子边慌慌张张地跑，我们看见他跑，我两个就追上去，他拼命地跑，我两个紧紧地追，追到寨子后边的田坎上才追上他……”石秀章气喘吁吁地说。

“哦，就是李熙德啊，还是个老师嘞。叫他站到院子中间来，要他好好交代，他为哪样要放火烧房子？”一个中年人气愤地说。

“要他交代，他为哪样要放火，为哪样要整我们寨上？为哪样要整我家？”石长明恶狠狠地说。

“跟大家交代！”一个青年人抓住李熙德的头发往后一扯，李熙德被扯的昂起了头。“为哪样要放火烧房子？不交代清楚就要砸烂你的狗头！”

“今晚上天色不好，没有月亮，把电灯泡拉过来，拉到门口外边来，让大家看清楚点，我们才好追问这个家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建议道。

“不是追问，是斗争他！”一个五十开外的人气愤地说。

“追问也是斗争呗！”一个中年人说。

“好，马上把电灯泡拉出来。”一个年轻后生说了一声，走进屋里去了。

顷刻，那个年轻后生把电灯泡拉出来了，电灯泡挂在门口外边的柱子上；门口外边的院子里霎时变得明晃晃的。

“好，现在请大家让开点我们才好追问”。石玉忠慢吞吞地转了一圈，边走边用手推开每一个人往后退。

经过石玉忠推开人群，人圈比原来大得多了。这时候，李熙德一个人站在中间，也许是因为感到害羞，他略勾着头，不敢正视大伙儿。

“把头抬起来，你还害羞！”一个青年人大声地说。

李熙德昂起头，脸上刹时变得惨白。

“好好交代，你为什么要放火烧房子？要讲清楚，不讲清楚我不让你！”石长明大声地说。

“好，现在你好好交代，为哪样你要放火？交代清楚大家才让你，要不大家是不放过你的。”石玉忠启发说。

“我错了，我要求大家原谅我。”李熙德有气无力地说。

“你错了？你是咋个想的吗？你不是错，你是故意放火嘛。”一个青年大汉子恶狠狠地说着，冲上前去给了李熙德一记耳光。“你妈拉屁的，你装傻装聋。”

“唉，不准打，现在不兴搞武斗嘞。”石玉忠跑上前去啦了那个青年人一把。

“打他妈拉屁的恼火点，打死算了，他妈拉屁的坏家伙。”又是一个青年人气冲冲地说。



“好，李熙德，你要好好交代，你是有文化的人，你也看到了，大家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不好好交代大家要把你打得半死半活的。”石玉忠开导说。

李熙德木然地站在院子中间，脑袋慢慢耷拉下来。

“你讲，你还想要赖皮？你要赖皮大家要揍死你！”

“我不错也错了，请大家原谅，让我这一回。”李熙德吞吞吐吐地说。

“你讲清楚嘛，为哪样你才从上寨跑到我们寨上来放火烧房子吗？”石秀章耐心地启发道。

“我不是有意放火，我是无意中搞错的”李熙德说。

“你讲嘛，不管有意无意，你要交代出来，这样大家才原谅你。”石玉忠又一次启发道。

“好嘛，我讲嘛，反正我不错也错了。”李熙德昂起头，故作镇静地说，“我确实不是故意放火，我讲出来大家会晓得的。”

“你讲嘛，就是要你讲。”一个青年人说。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晚上下晚自习过后，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坐了大概半半个钟头，我就下来，我走到石长明家窗口边这里，见窗子半开着，我对着窗口喊石长明的满姑娘石玉花，我喊了几声，没听见她应，我认为我的声音太小，石玉花没听到，但是我又不敢大声喊，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我掏出火柴盒来，刮了根火柴，我把火柴棍从窗口丢进去，我想以火柴为信号，我认为石玉花看到火光她会喊的，我想等她说话了，我再喊她出来，哪晓得我把火柴棍一摔，摔到蚊帐高上，把蚊帐烧起来了——”

“喊石玉花做哪样，你讲！”

李熙德昂起头，看了众人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去。

“你讲，你不讲我们不让你！”

“我想喊——她出来玩马郎^①。”李熙德吞吞吐吐地说。

“呵唷，你这个老师还想和学生玩马郎，像话吗？”

“哦，你想喊石玉花来玩马郎。”石玉忠恍然大悟地说。他微勾着头，思忖片刻，而后继续说。“你讲这个符合实际，看来你放火确实不是有意的，但是不良后果已经造成了，事实摆在那里了……”说到这里，石玉忠仰起头，扫了众人一眼“现在大家看，对这个问题咋个处理？”

“要他修赔！”大伙儿异口同声地说。

①即苗族青年男女在一起谈情说爱。直到现在，农村苗族男女结婚一般都不领结婚证，也不受法定年龄限制。



“听我讲，当然要修赔，但是咋个修赔法，我的意见是，按乡规民约来处理，罚他三个一百二，就是一百二十斤肉，一百二十斤酒，一百二十斤大米。”石玉忠说。

“这样处理是不是重了？”石秀章说。

“不重，就按三个一百二来处理！”大伙人异口同声地说。

“好！”石玉忠摇摆着手，作出制止大家的姿势，“不要讲了，听我讲，大家要他出三个一百二，是不是？”

“是！”大伙儿异口同声地说。

“这是大家的要求，但是我们还要请示镇党委、镇政府和派出所，还有，也还要和张支书通通气，等请示上级以后，看上面咋个指示再答复大家，现在我们马上派人去请示。”石玉忠说。

“对，就是这样！”众人异口同声地说。

“好，现在大家休息一下，老人和妇女可以回家了，组长和调解人员要留下来，青年人也要留下来。”石王忠说。

石玉忠刚讲完，一些老人和妇女便嘻嘻哈哈地回家了，只有两个组长、两个调解人员和一伙青年人留下来。

6

石玉忠喊了两个青年人——石秀章和石秀彪到院子的一个角落去轻言细语地商量一小阵，随后石秀章和石秀彪便回家去要了单车，骑着单车奔往龙塘镇去了。

过了三十来分钟光景，石秀章和石秀彪回来了，他俩喊石玉忠到一边去商量一小阵，而后石玉忠回到人群中来，他拍了拍巴掌，叫大家肃静，而后大声地说：

“弟兄们，关于李熙德的问题，大家要求按乡规民约来处理，就是要罚他三个一百二，我派人去请示镇政府和派出所来，镇政府和派出所已经同意我们的处理意见，张支书也同意了，这个三个一百二是拿来全寨会餐用的，哪天会餐，等我们研究好后再决定……”

“好，我们胜利了！”众人大声地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石玉忠趑转身，面对李熙德，说：

“李熙德，听到了没？”

“听到了。”李熙德小声地说。

“听到了那就照办，这是群众的意见，经镇政府批准的，限你在三天内交清”。

.....



三、秀奶奶^①的一席话

待把李熙德的放火案件初步处理完毕,石玉忠回到家时,夜已经很深了。和其他人一样,他从石长明家门口外边的院子里朝自家屋里走来,还没走到门口,就老远地看见自家堂屋里还亮着明晃晃的电灯光,他不禁怦然心跳:“这么晚了,他们咋个还没睡呀?”他默默地继续往前走,待他走到门口,才看见他的老母亲——八十多岁的秀奶奶坐在堂屋里的一把椅子上(老二石祥坐在他奶奶的旁边,他勾着头,像是睡着了),他有点诧异,问道:

“妈,现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你老人家还起来做哪样?”石玉忠说着,跨进屋来,一屁股坐到秀奶奶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我听吵闹得很,睡不着,起来坐一阵了。”秀奶奶说。

“再吵闹你也要睡嘛,今晚上我们都很疲倦,都要睡了,你坐在这里,哪个来招呼你?”石玉忠规劝道。

“不要哪个招呼我,我坐一阵就睡了。”秀奶奶说。

“老二,你妈呢?你妈回来了没?”石玉忠问。

“我妈?我不晓得嘞。”石祥昂起头,用手揉了揉眼睛。

“他妈睡了,刚刚睡的。”秀奶奶说。

石玉忠伸手从荷包里掏出香烟来,扯出一支,又划了根火柴,点燃烟,慢悠悠地吸起烟来;大口大口地吐着浓烟。

“得生,听说今晚上长明家失火,他家是咋个才失火的?是大人搞失火呢,还是小孩搞的?”秀奶奶问。

石玉忠吸了一口,吐出一口浓烟,而后慢吞吞地讲起来,他把李熙德放火的原因和经过跟他母亲——秀奶奶讲述了一遍。

秀奶奶听了,摇摆着头说:

“当然,长明那个满姑娘生得漂亮,为人又机灵乖巧,哥林^②喜欢那个姑娘,想娶那个姑娘做老婆,但是我想,长明和他女人是不会同意把他们的姑娘嫁给他的。”

①秀系奶名,按照苗族的习惯,一般人把人的奶名连同辈分一起喊。

②系李熙德的奶名。



秀奶奶正在讲话的时候,石玉忠的老大石辉从外面走进来了。他刚跨进屋就驻足,在他老者的一边伫立着,等他奶讲完了,他才搭讪道:

“李熙德是老师嘛,长明公家咋个不同意?”

“老师?你就是当官也好,长明家也不会同意的,我们苗家开亲是要论亲戚的,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秀奶奶理直气壮地说。

“他们两家都差不多,还有哪样一个嫌一个的嘛。”石玉忠猛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口浓烟,漫不经心地说。

“不,那是你不清楚底细,他们两家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秀奶奶摇摆着那铺满银发的脑袋。

“奶,他们两家有哪样不同?你讲给我们听听看。”石辉幽默地笑着,注视着秀奶奶那布满皱纹的枯瘦的面孔,伸手从后边拎了把椅子坐下来。

“不一样啊小孩,我们老人家不讲你们不知道,这些要跟你们讲你们才晓得。上寨的哥林家是这样,他爸爸林保是谷陇那边的人,林保十二三岁时就到上寨帮人家砍柴放牛,到十五六岁时就给人家打长工、打短工,因为从小受苦,二十七八岁了,还讨不到个老婆,三十岁了才到枞山寨去引得个酿鬼^①姑娘来做老婆,他这个婆娘虽然生了三男两女,但还是被别人嫌弃的。你们中寨长明家就不同了,长明家本来是客大^②的,他家的亲戚都是有吃有穿的。坏就坏在他曾祖父那一代,听说他曾祖父那阵,有三个男孩,有五间木房,房子的板壁油得青黑透亮,整个寨子的人都恭维他家。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就出了乱子了。”秀奶奶说到这里,似乎感觉累,她沉默片刻,然后继续说。“坏就坏在他的一个小孩林生身上。有一天晚上,这个林生去松林村那边玩马郎,结果引得一个酿鬼婆娘来,他爹妈不同意,但是咋个讲他也不听,咋个劝他也不依,结果他爹妈没有办法,只好和这个林生分家,林生和那个酿鬼婆娘各去住另一间房屋。但是,林生三天两头和家里吵架,他岳父看到这种情形,他岳父怕林生的人身安全没有得到保障,他岳父就来同林生两夫妇一起住。有一天,林生的父亲扛了一根梭镖追林生的岳父杀,追得他岳父在寨上到处跑,最后追到保安家那头菜园门口,一梭镖刺过去,刺中林生岳父的大腿,林生岳父一倒就起不来了,后来因为流血过多就死了。林生的岳父死的消息传到松林村。第二天,松林村来了一伙人,把林生家五间木房的板壁全部打通,连屋顶上的瓦也全都掀下来了,还杀他家的猪、牛来吃喝,这样搞还嫌不够,最后还放了一把火把林生家的房子烧掉,

①过去,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人认为有些人身上有鬼,有鬼的人会掇弄人生病,甚至死亡

②旧思想严重的人,过去把贫穷的人家称为客小,相反,把富裕的人家称为客大。



放火时他们大声舞气地说：“把这酿鬼家的房子烧掉！”就这样，从那阵起，林生家的亲戚就疏远他家了，他家就这样变坏的。要说有酿鬼，他家确实没有酿鬼嘛。”秀奶奶说到这里，又沉默片刻，随后继续说，“所以你们这些小孩不懂世道，你们要听老人家的话，我们苗家，在开亲、找媳妇上，差错不得，一有差错，就会连累全家，甚至牵连到叔伯弟兄和亲戚，世世代代都抬不起头。”

石玉忠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大口大口地吸烟，不动声色。

石辉听了，不以为然地笑道：“这些简直好笑得很，人嘛都是一样的嘛，个个都是娘生的，哪里有什么酿鬼不酿鬼的。”

“你不相信？酿鬼真的有嘞。”秀奶奶又插了一句。

“嗯，没有酿鬼，这回你随便去引个酿鬼婆娘来，你去引个酿鬼婆娘来看，看屋里的人认你没？看叔伯弟兄认你没？”石辉的母亲浦旦躺在卧室里的床上，听到石辉说没有酿鬼，他大声舞气地骂起来。

石辉看到母亲动怒，他不吭声了。他霍地站起来，走到老二石祥面前，看石祥睡着了，他说：“老二，你睡着啦，快起来，睡觉去！”他说完，车转身，朝左边的房间门口走去，走到房间门口，推开门，跨进房间去，刚跨进门，使用力一推，“砰”地把门关上，由于用力过猛，门板响的声音特别大。他妈听到了，又在房间里大声大气地吼起来：

“你还发哪样脾气嘛，讲你一句都讲不得啦！”

“老大，你的粮钱准备好了没？明天打早走嘞，今天你都耽搁一天了”。石玉忠说。

“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走”。石辉在房间里回答道。

“老二，快睡觉去，明天还要起早去读书嘞。”石玉忠说。

石祥没吭声，慢腾腾地站起来，不快不慢地朝左边的房间门口走去，走到左边房间门口，推开门，走进房间去了。

过了一小阵，左边房间的那扇小门兀地拉开，石辉走进堂屋来，他拎了把椅子放在秀奶奶的右边，而后悄然地坐了下来，刚坐定，他就轻言细语地问道：

“奶，你们平常都爱讲酿鬼，你们都爱讲哪个有酿鬼，哪个又没得酿鬼，酿鬼究竟是甚么东西，像什么样子，你们看见没嘞？”

听到石辉这样问，秀奶奶猛地坐正，清了清嗓子，然后不快不慢地说：“酿鬼这东西实际上是有的，不过酿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说到这里，秀奶奶又顿住了，静默顷刻，她又继续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有灵魂附体，要是没有灵魂，我们人也就完了。我们活着的人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人的灵魂也一样，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有的人的灵魂强大，有的人的灵魂弱小，强大的人的灵魂就去欺侮弱小的人的灵魂，弱小的人的灵魂被欺侮到一定的程度，活着的人就生病，如果弱小的人的灵魂被掇弄死，那活着的人也就死了。酿鬼就是这么回事。实际讲起来，灵魂强大的人就是酿鬼，灵魂弱小的人就不



是酿鬼。酿鬼这东西是有传统的，一代传给一代。”

“那嘛我还要问你，酿鬼这个东西大家都看不见，咋个晓得哪个是酿鬼哪个不是酿鬼呢？”听到秀奶奶解释后，石辉又进一步追问道。

“酿鬼这个东西一般人看不见，但是有的人看得见。”秀奶奶说。

“哪种人看得见呢？”石辉打破砂锅问到底。

“鬼师看得见，还有一种人，就是被酿鬼剝弄生病，病到一定程度，病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时候也看见。”秀奶奶说。

“哎，这些纯粹是封建迷信思想在作怪。”石辉摇摆着头笑了笑说。

四、密 谋

10 听到儿子在中寨放火被抓住的消息，李熙德的父亲李林保和母亲潘英龙又气又急。这天晚上，夜已相当深了，但林保家老两口并没入睡，她俩还坐在火坑边，又叹气又商量。潘英龙说：“哼，这小孩真不听话，下晚自习了你还跑到中寨去做哪样嘛，可能是去玩马郎，但玩马郎咋个又搞失火烧房子嘛，哼，这下完了？害爹娘辛辛苦苦盘他读了十来年的书，一切都完了”。李林保说：“听说火已经扑灭了，我想不会被开除吧。”潘英龙说：“不知道噉，不开除才好，要是开除那就一切都完了。现在这小孩也还没回来，要是现在回来那还好点，晓得中寨的人咋个折磨他，说不定把他打得半死半活呢”李林保说：“那你看一下嘛，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了才落心。”潘英龙说：“我咋个好去看嘛，我到那里去，中寨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眼巴巴地看着我，我不害羞？要去只有叫二哥去。”李林保说：“那就叫二哥去看一下吧，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才放心，不看呢，真叫人心慌。”潘英龙说：“二哥已经睡了，要去只有去把他喊醒，叫他去看一下”。她说完，蓦然站了起来，轻手轻脚地走进老二的房间里去，她站在床边，小声地喊：“二哥，你快起来，起来妈跟你讲个事。”

二哥听到了，慢吞吞地爬起来，潘英龙咕啾啾咕啾啾地跟她讲了几句，二哥听了，草草地穿好衣服，随后从房间里出来，大步流星地走出去了。

约莫过了个把钟头光景，二哥回来了，他把他看到的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爸爸妈妈——李林保和潘英龙，他爹妈听到了，更加垂头丧气。潘英龙说：“这一下完了，这个败家子败坏了我们一家人的名誉。上级处理的问题暂时不讲吧，眼前的三个一百二拿哪样做成这个呀，这下真是弄得倾家荡产了。”李林保说：“村主任石玉忠讲还要请示镇政府和派出所，晓得镇政府和派出所同意



处理没?要是镇政府和派出所不同意这种处理那就好了,如果同意中寨这种处理,那真的要倾家荡产了。哼,这报应崽呀,真害死人。”

李林保和潘英龙两夫妇坐在火坑边的两根凳子上(关着电灯),叽叽喳喳的,又是唉声叹气,又是垂头丧气,一直坐到深夜(鸡快叫了),李林保才说:“睡了吧,明天还要于活呢,我两个在这里再着急也没有用。”这样,老两口才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卧室,上床睡觉了。

两口老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潘英龙说:“这一下完了,看来三个一百二还不大,再困难也出得起,最怕的是开除,要是开除回家劳动,那真是丢了面子,遭到别人嘲笑,又还断送前途。想起来真气人,为了盘这小孩读书,我费了不少心血,这十多年来,我年年喂猪,烤酒卖,一家人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盘这个小孩,盘他读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又补习两年,读师范三年,总共读了十多年书,花了几千块钱,好容易才得当个老师,为爹娘争得点面子,想不到现在又这样,哼,真的人穷命丑!”李林保说:“既然房子没被烧掉,只烧了一笼蚊帐和一点板壁,那我想可能不会开除的,最多调动一下了事”。潘英龙说:“不晓得噉,最怕的是开除,退一步说,即使不开除,上面把他调到远处去,那就增加了我们家里的困难了:这两年来,他在这里教书,在家吃饭,用钱少,我们多少还沾他一点光,要是调到远处,一个月两百多块钱还不够他要……”李林保说:“那这样嘛,明天你去镇里要求一下,说我们家困难得很,要求不要调他,在这里能照顾家里一点,减轻爹娘一些负担,看镇长同意不。”潘英龙说:“去要求,拿甚么去嘛?就空手空脚的去人家理你?这个年岁随便做哪样都要有物质,没有物质人家张都不张你。”李林保说:“那看拿哪样去”。潘英龙说:“拿哪样?只有带只鸡去,这阵家里喂有两只大公鸡,一只母鸡,母鸡要留下来下蛋,只有提一只大公鸡去,另外,家中还有米酒,带两斤米酒去,就这样”。说到这里,潘英龙沉默片刻,随后继续说:“现在刚发生这个事,立马就提只鸡去,人家看了也不好,还得想个办法,看咋个拿去才好。”李林保说:“那吗把鸡杀死了,弄干净了再拿去嘛。”潘英龙说:“杀死了再拿去也不好,我看这样好了,干脆把鸡捉来放在口袋里,酒壶和鸡都放在口袋里拎起走算了”。李林保说:“那就这样,你去找哪个?找镇长?”潘英龙说:“找哪个我各人晓得,不是找镇长,也不是找书记,是找傅站长,傅站长是管全镇的老师,他家住在龙塘小学,我去过的,我知道。”

老两口你一言我一语地絮絮叨叨地谈论着,说话声越来越小,最后,两人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潘英龙照例早早地爬起来,忙碌了一阵家务后,换了件干净的衣服,提了一只大公鸡,斟了半壶酒,把鸡和酒壶都放在塑料口袋里,拎着塑



料口袋，急急忙忙走出门去，刚跨出门槛，就遇上了李熙德——他从外面走进来，潘英龙连忙赶回屋里，李熙德也跟着她跨进屋来。潘英龙把塑料口袋放在地上，她本人在堂屋中间的一根凳子上坐下来，随后小声地说：“哥，坐下来，坐下来妈跟你讲。”李熙德悄然地拎了根凳子，在他妈的对面坐了下来。潘英龙对李熙德训斥了一番后，她小声地问：

“昨天晚上他们斗争你过后——众人散了以后，你到哪里去？咋个今早上才来？”

“众人回家去了以后，我就回到学校里去，昨晚上我就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过夜。”李熙德说。

潘英龙叹了口气：“唉，拿哪样变成三个一百二呀，你这鬼崽呀，尽找麻烦事做。”

潘英龙说完，陡然站了起来，又拎着那根塑料口袋，跨出门槛，急匆匆地走了。

下午一点钟光景，潘英龙回来了。李林保关切地问：“你去遇到傅站长没？他咋个讲？”

12 潘英龙悄然地坐到一根凳子上，歇息顷刻，随后心平气和地说：“遇到了，跟他谈了——现在的人哪，随便哪个都是一样，都离不开吃喝，怪不得人家才说在这个年岁，无论做哪样，你要求当官的帮你办事，必须先敬菩萨，确实是这样。我初进他家的时候，看他的脸色很不好，后来，他见我带有鸡，有米酒，他才稍微露出笑脸。最后在吃饭的时候，他边喝酒边摆谈。我向他提出要求，我把我们家里的困难情况跟他谈了，他说：‘伯妈，你放心，人嘛，哪个又没得点错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党的政策历来是：从教育出发，而不是一棒子打死。关于你的小孩李熙德老师的问题，寨上已经按乡规民约处理了，组织上就不再处理了。关于调动问题，现在组织上还没考虑，不过，我的意见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李林保坐在潘英龙的一边静静地听着，听了老伴的诉说后，他欣慰地笑了。

五、斡旋

失火的第二天——四月十五日的早晨，当石玉忠从睡梦中苏醒过来时，天已大亮了。他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走到门外，仰头看了看天色，又抬起手臂看了一下手表，自言自语地说：“都快七点钟了，昨晚睡得太晚了不知道起